



林笛儿
◎著

塞上奇缘

SAISHANG
QIYUAN

日食篇



从现代娱记呆萌妹到舒家悲催二小姐，再到塞上传奇女子，这一梦竟是几百年
阴差阳错的相见，鬼使神差的提亲，不离不弃的爱恋

呆萌疯丫头成功逆袭 腹黑冰山男狼狈被擒

言情巨擘作家 林笛儿 经典古言新演绎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林笛儿◎著

塞上奇缘

SAISHANG
QIYUAN

日食篇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片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上奇缘·日食篇 / 林笛儿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59-9452-2

I . ①塞… II . ①林…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8350 号

塞上奇缘 日食篇

著 者: 林笛儿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王 萌 刘 旭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复审人: 刘 旭

责任校对: 姜 澜

责任印制: 师景财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452-2

定 价: 28.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帘影	破晓	妆楼	秋波	闺思	晓寒	微光	不归	孤梦	日食
……	……	……	……	……	……	……	……	……	……
140	120	098	077	060	047	036	021	012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轻烟	暗尘	问天	子规	霜华
⋮	⋮	⋮	⋮	⋮
265	249	225	192	166

第一章 日食



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点两点无法言说的痛，轻易不能碰。林妹妹的点点痛，就是她的名字。

她的父亲叫林书白，母亲叫方宛青，大她三十分钟的双胞胎哥哥叫林仁兄。这三个的名字怎么叫，都有着绕梁三日的那种风雅与斯文。可父母独独给她起了个“林妹妹”这样俗得不能再俗的怪名。

小的时候，叫着还很可爱。直到上学的那一天，林妹妹才知噩梦刚刚开始。

“这位同学，你真的叫林妹妹吗？”老师很慈祥也很亲切地再次确定。

她认真地点头。教室里“哗”地笑开了。

“林妹妹，那你的宝哥哥呢？”一位男生露出没有大门牙的牙床，怪声怪气地问。

她那时还没读过《红楼梦》，不知道“宝哥哥”是何许人。但看男生笑得那个怪样，知道不是好话，眼一红，委屈地把嘴撅得高高的。放学回家，她就要求改名。

“乖妹，人家没文化，咱们不和他们计较。”方宛青女士一口回绝。

慢慢地，识了字，看过《红楼梦》连续剧，知道“林妹妹”是何方佳丽，林妹妹更急了。她不喜欢那个病歪歪、酸溜溜、心胸很狭窄死得又很早的林妹妹，她和她半点儿都不像，光是她这一头卷卷的乱发就足以证明。

林仁兄也是自然卷，可那卷儿长在他头上，叫个性；到了她头上，就叫疯狂。哪天没认真绑好，等于顶着个非洲人的发套上街，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以为是疯人院跑出来的。

她身高一米六八，很高挑，很强壮，从来不哭。小学五年级时，班上有个流鼻涕的男生叫什么“宝”，天天在她耳边柔声柔气地喊着“林妹妹，宝哥哥来喽”。她忍了很久，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整个人扑了上去，在男生的脸上留下两道长长的指印。老师训了她一通，惊动了方宛青女士。方女士把她的手心都打红了，



她硬是没掉一滴泪。

每学期开学，她最恨点名。一叫到她，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把眼瞪到脱眶，嘴巴里能塞进个乒乓球。

她仰天长叹，又无力反抗。

她不是觉着自己玷污了这么个“清雅”的名儿，而是觉得这个“清雅”的名儿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总算混到本科毕业，她死活不肯再念，不想再受那份罪。没想到，拿着履历表去人才市场找工作，那些面试的人一看到名字，古怪地打量着她，“妹妹，真的是个妹妹呢！”那目光像芒刺一般，刺得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抢过履历表，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种滋味很爽，也很悲伤。

“妹妹”这个称呼，在这个社会叫着就像是一种暧昧的表达。有首歌里唱道“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嫁给眼泪”，一听就是被抛弃的女人在大发幽怨。

她何德何能，无故被涂上一层暧昧的色彩。

何况，她现在还不太老，被人叫“妹妹”，还能露牙一笑。再多个几年，还叫“妹妹”，明显就是装嫩。再想想，等有一天头发花白，牙齿掉光光，在超市里，听到谁大叫一声“林妹妹”，她高声回应，估计超市里当时就会有许多人得心脏病。

欲哭无泪！

在这样的噩梦中，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的一天又开始了。

林家的餐桌上，早餐已摆好。

“妹，今天爸爸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他答应帮你找份工作。”林书白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温和地说。

林妹妹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

“干吗？你想一直做米虫！”方宛青瞪了她一眼，夹给她一个包子。

说起来，林书白和方宛青都是大学老师，气质却差之千里。林书白温和如一缕微风，方宛青却像一根爆竹，常常炸得她和林仁兄灰头土脸。

“我觉得，妹的性情不适合待在节奏感强烈的都市，不如去草原放羊吧！”正在读研的林仁兄挤眉弄眼，一脸坏相。

林妹妹眯起眼，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她和林

仁兄明明是同胞，却总是不对盘。林仁兄这家伙自从和同学去了趟内蒙古的大草原，就走火入魔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论游牧民族的消逝对草原经济的影响》，这篇论文被导师们评为当年最佳。从此后，他俨然是草原卫士的化身，张口闭口就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最后的游牧民族。草原有什么好，没有星巴克，没有麦当劳，没有商场，没有影城……

林妹妹听得耳朵都生茧了，但她今天不想和他抬杠，没心情也没时间。

“方宛青女士，求求你，把那个户籍本给我，我不麻烦你，我去公安局改名，不然这样我不敢出门。”她双手合十，真诚地第N次恳求。

“你是杀人还是放火了，不敢出门？‘林妹妹’这个名儿有什么不好？人家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不是一样闻名天下？名字只是个符号，你为什么要这样计较？”方宛青果然是碰到火星就开始爆炸，她把碗“啪”地贵族蹴在桌上，嗓门提得高高的。

问题是她这个符号点错了。林妹妹小声嘀咕，不敢发出声音。

“你哥哥叫林仁兄，他怎么从来没意见，就你话多。”

让她叫林仁兄，她也没意见呀。仁兄，一叫，就像是一袭长衫的书生拱手轻笑问候，春风得意，风流儒雅。而且，不管年岁大小的人都尊称自己一声“仁兄”，感觉像叫“老大”似的，很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呀。

“妹，不如你叫林小妹，我叫林西峰。咱俩和苏东坡一家对应起来。”林仁兄还火上浇油。

林妹妹可不怕他：“我看，你叫林薛蟠好了，一脸蠢相。”

林仁兄举起拳头，横眉竖目，脸涨得通红。

“你想打人？哼，在外面一副情圣样，整天骗我的零花钱去追女生，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你把我惹急了，我用手机把你在家样子拍下来，放到你们学院网站上去。”

“你敢！”林仁兄暴跳起来。

林妹妹毫不畏惧地瞪着他：“你等着瞧！”

方宛青一摔筷子：“你们跟鬼借胆啦，不想活了！”

“宛青！”气定神闲的男主人按住妻子的肩，看看一子一女，“都坐下来吧！”硝烟弥漫的战场立刻微风细雨，一片太平。

林书白轻声细语：“妹，改名字是件很简单的事。但这么多年，你的学历，所有的档案都是用的‘林妹妹’这个名字，要是想找工作，你用新的名字，人家

可没时间去求证新名字和‘林妹妹’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样，你就会比别人少许多机会。”

“爸——”林妹妹黯然神伤。

“你要是颗宝石，在哪里都会发光，和名字无关。”方宛青气哼哼地加了一句，“要是你实在想改，就叫‘林黛玉’吧！”

林妹妹双眼一闭，血液凝固，再睁开眼时，小心翼翼地把脸笑成了一朵花：“不用了，妈妈。我现在觉得‘林妹妹’这个名字还不错。爸爸，快吃吧，我跟你去面试。”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权衡再三的情况下，林妹妹再一次妥协。她要是叫林黛玉，她的生命估计屈指可数。这花花世界，好死不如赖活！

一个星期后，林妹妹终于摆脱米虫行列，成为自食其力一族。

只是这自食其力……林妹妹直撇嘴，付出的不是体力，也不是脑力，而是尊严！

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新闻学》，奖学金也有拿过，也在高大上的报社实习过。在毕业聚会上，她发下豪言，要成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女记者。豪言仍清晰在耳，却怎么也没想到，中国最杰出的战地女记者，竟沦落成一娱记。

什么叫娱记，通俗易懂的解释叫狗仔，就是那种专门偷拍明星走光、恋爱、偷情、喜好等等花边新闻的人。同样也是写新闻，但这种新闻不需要有深度，文笔好不好也没关系，只要你的“料”够雷、够辣、够吸引人眼球、够独家就行，完全无下限。

可是，想得到这种新闻，是很难的。你得脸皮够厚，你得赔得起时间，你得有间谍的毅力，有潜伏的本领，还得能编瞎话、能联想、能猜测、敢下手。想当年，黛安娜王妃就是间接地死于这群人之手。

林妹妹抵抗、挣扎、徘徊、不屑，但最后不得不屈服。这是林书白先生放下清高的书生架子，请朋友帮她好不容易从几百人手中抢过来的一份高薪工作。娱记的工作虽不高尚，钱却不会少赚。

方宛青女士说，全球经济这么不景气，有工作就不错了，还敢挑三拣四。本科生有什么了不起，街上一抓一大把。

林仁兄讲，这是可以与明星零距离接触的好机会，换了别人，一定会兴奋到疯掉。

林妹妹明白了，她没资格矫情，没理由装清高。反正不是第一次屈从命运的安排，咬咬牙，她光荣加入狗仔队。

周刊一位老娱记带她跑了一个月，她学会了在什么角度可以把明星拍美，在哪个角度可以偷拍到明星走光的画面。她还学会如何旁敲侧击地采访，学会如何装路人守候在明星出入的餐馆……

老娱记笑着说：“到底是正规大学毕业的，一点就通。”

林妹妹默然。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老娱记放羊吃草，林妹妹正式开始独当一面。

这天，北京下了场大雪，整座城市笼罩在白雪之中。林妹妹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无声地飘落，美得无法言说，也冷得无法言说。

冬夜黑得早，五点刚过，华灯逐一点亮。林妹妹呵呵冻红的双手，跺跺发麻的双脚，再一次扭头望向橱窗里，看看“丽园”餐厅里坐着的楚君威有什么动静。

说起楚君威，真有点神秘，他是两年前，广告星探从大街上发现的。冷酷俊美的面容，高贵非凡的气质，不苟言笑，一双黑眸深邃如海，一头乌黑的长发，用黑色发带束在身后，媒体评论说，此人神形俱似《夜访吸血鬼》中的汤姆·克鲁斯。从拍第一支广告起，就捕获了全国五岁向上女性的芳心。后来，他接拍电影、电视剧，人气越积越高，大小奖也拿得手软。每当他在镜头中一出现，粉丝们的尖叫声令天地动容。

但这样的一个人硬是两年多，没闹过一次绯闻，这真让人失望。

娱记们挖空心思地追踪、跟拍，一次次面对面采访，最后一个个灰溜溜地回来交白卷。

一提楚君威，娱记皆色变。

楚君威又开新戏了。媒体蠢蠢欲动，希望他这次能和某某女星擦个火花什么的。开机仪式上，大大小小的媒体把个容纳一千人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主编把这艰难而又险巨的任务交给了林妹妹，其实是给新人一个锻炼的机会，不抱任何希望的。

林妹妹站在人群中，看着台上那张冷成南极坚冰似的酷脸，心里直打退堂鼓——这人看上去就不好对付。

娱记们开始举手发问，林妹妹赶快打开录音笔。

“那位卷头发的小姐！”主持人首先指上了她。林妹妹一慌，脸通红，到底没经验，脑中一片空白，嘴巴张了半天，好不容易冒出一句：“楚先生……您今年贵庚？”

全场哄笑。主持人捂着嘴，忍得花枝乱颤。

林妹妹死的心都有了。楚君威冷冷地瞟了她一眼，目光转向主持人。主持人急忙收住笑，让下一个记者提问。

林妹妹一句都没听清别人的问话，浑浑噩噩出了发布会，沮丧得想重回米虫行列。心里直把那个楚君威恨了又恨，有什么了不起的，回答下会死人啊，干吗让她当众出丑！

还好主编大人有大量，没有责备她一句，托人给她找了张剧组通行证，让她整日追踪楚君威。

在剧组耗了半月，她上上下下都混了个脸熟，也厚着脸皮在楚君威身边转了又转，拍了几张他的剧照，其他一无所获。

楚君威都不正眼看她，更别谈采访了。

他这次出演一个深情的公司总裁，俊美卓然，一生专情早逝的妻子。他无须化妆，男主差不多是为他量身打造，他演起来驾轻就熟。反倒和他对戏的女主很辛苦，常常迷失在他无敌的魅力下，忘了接词。

林妹妹没写到楚君威的绯闻，另写了几篇剧组的趣闻，让主编大大夸了一番。林妹妹的自信一点点又涨回来了。

早晨，林妹妹路过楚君威的化妆间，听见他和助手说今晚在“丽园”有一个约。她心中一动，下午就过来守候，中饭也没顾得上吃。守了三个小时，又饿又冷，也没看到楚君威和哪个女鬼有约。

只见他闲闲地坐在里面，像是在看剧本，偶尔，抬下头，朝外面瞟一眼。

“丽园”是家会员制茶餐厅，门槛很高，普通人有钱也进不去。有几个别家杂志的同行也像在守候，买了烤山芋在对街分了吃，那香味在冬夜闻起来格外诱人。林妹妹悄悄地咽了口口水。

等待中，背包里的手机响了。

是同学邢辉。同样是读的新闻学，人家进的是《全球时报》，整天见的是国际友人，报道的是世界要闻。唉，人比人，比死人。

“干吗？”林妹妹连呼吸都是冰冷的。

“新工作还适应吧？”邢辉的声音阳光明媚。

“不适应也得适应。你找我有事？”她冷得抓不住手机，想早早结束通话。

“我有几张国外大片的首映票，一块看去。”

“我没你的好命，在等新闻！”

“你在外面？”

“对，冰天雪地、茫茫黑夜之中，你要救赎我吗？”

“吃饭没有？”邢辉嗓音一沉。

林妹妹可以想象出他俊朗的眉头蹙成什么样。这人挺好，就是爱装老成。“人家餐厅不让进。”惨然地回视一眼门童，明明也是中国人，何必狗眼看人低。

“哪家？”

“丽园！”

“十分钟后见。”邢辉挂了电话。

林妹妹不解地收起手机。邢辉要给她送饭吗？要求不高，带块烤山芋就行了。她不是自己买不到，而是怕一跑开，楚君威就和约会对象消失，她这几小时不就白冻了？

餐厅门开了，里面探出半个着制服的身子，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表情，四下张望两眼，迟疑地叫了声：“林妹妹？”

按以往经验，大街上有人喊“林妹妹”，她向来充耳不闻。

“林妹妹、林妹妹？”又叫了两声，制服男人喃喃，“一定是弄错了，怎么会有人叫这么个名儿？”

她继续装死。

“林妹妹！”这声音来自从风雪中驶来的出租车内，带着小心翼翼掩藏的怜惜与温柔。

林妹妹拍拍冻僵的脸，警告道：“邢辉你再这么大声，我灭了你。”

邢辉揶揄地拍去她肩上的雪花：“怕你的宝哥哥听见呀！”

“你是林妹妹？”制服男人耳朵真尖，他从餐厅门里走出来，在寒风中哆嗦着。

“有事？”林妹妹恼了，语气不大友善。

“有位客人让我送两块点心给你！”制服男人怪异地打量着她，塞给她一个纸袋。

“不需要，我们进去吃。”邢辉推开制服男人的手臂——他们把林妹妹当成乞丐不成？

“不是会员进不去！”林妹妹低着嗓音，凑近邢辉的耳边。

“跟我来。”邢辉牵住她的手，大步走向餐厅。门童迎上来，他递过去一张卡。门童一脸热情地笑，打开餐厅的大门。

制服男人在门外打了个好响的喷嚏。

林妹妹小心地跟在邢辉的身后，眼睛不敢乱转，余光悄然瞟到楚君威的身影，还有他对面的空座。楚君威仿佛有什么不开心，像个吸血鬼似的，阴沉得慑人。看来他今晚是被人放鸽子了，她的新闻也没了。

“都说‘不到北京不知官小，不去广州不知钱少’。唉，不来丽园不知自己原来是根草。”落座后，林妹妹环顾四周，由衷地感叹。却见许多女人都在偷瞄楚君威，笑得那个花痴哦。邢辉从菜单上抬起眼，瞪了过去：“还挺押韵的！”

“一般一般，邢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土豪？”暖气一吹，林妹妹冻僵的手和脚才有了知觉。

“报社给的。”

“你的米主真大方。”林妹妹好不羡慕。

碗碗碟碟地端上来，有色相有卖相。一口鲜美的虾饺入口，林妹妹才知自己有多饿有多冷。唉，生活不易啊！

“今天在这里等谁的新闻？”邢辉问道。

“剪刀手。”嘴巴塞得太满，讲话有点艰难。

邢辉听清楚了，却没听明白，俊眉一拧。

好不容易把口中的食物咽下肚，林妹妹猛喝了两口茶，“你不知道剪刀手是谁吗？就是剪获天下女人芳心的那个人。”

“为什么不叫快刀手呢？”邢辉笑出了声，侧目看了眼楚君威，宽肩窄腰，俊眉斜飞，鼻直唇薄，一双深目黑如点漆。作为同类，都情不自禁赞叹这男人的俊美。

楚君威察觉他的视线，抬头射来一记寒光，凛冽而又倨傲。

“那个名号太血腥气，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草包男。”林妹妹很不厚道地说道。

“他大概高中都没毕业，幸好有一张赚钱的脸，不做明星就得去做牛郎。这种靠脸吃饭的男人不叫草包叫什么？”

“你和他有仇吧！”

“没有血海深仇，只是一点小成见。我发誓，不挖出他的绯闻，绝不回报社。我就不信他是柳下惠。”

“啪——”邢辉拍了她手背一下，恨铁不成钢：“不要做娱记了，再这样下去，你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我去向主编推荐一下，让他试用你几个月。你好好把握住机会。报社里现在缺人。”

林妹妹的眼睛亮了，战地女记者的星光在眼前闪烁着。呃，楚君威忽然起身，

边接手机边走向大门。要走也得写篇重量级的辣闻再走！林妹妹急忙跟过去，隔着餐厅的玻璃门，看到楚君威上了自己的保姆车。车门半拉，露出一位女子的侧影。

没等林妹妹举起相机，保姆车扬长而去，消失在漫天雪花中。

“楚君威，你是属兔子的！”林妹妹气恼得大叫。

邢辉走过来，叹道：“他属兔子，你属乌龟，永远也追不上的。妹妹，你真的不适合做娱记，放弃吧！”

“别人能做我也能做。龟兔赛跑，最后赢的可是乌龟。”

“那是只懒兔子，这只是吗？能在娱乐圈混得这么好而不沾绯闻的，不只是兔子，还是狐狸——他会玩死你的，你怎么就看不清？傻傻地在雪中、在他眼皮底下，像个要饭的，等新闻等新闻，等他创造新闻给你啊，还真敢说。”邢辉不遗余力地讥讽道。

“不要打击我，你和我虽是同行但不同类，你不懂……好痛！”她脑门上被重重敲了一下。

“你真是误入歧途，妹妹，回头是岸，不然青春小鸟就飞走啦。”邢辉拦下一辆出租车，把她塞进去，“下次你再像这样，我就不会有怜悯之心。如果想去我们报社，给我电话。”

硬邦邦的话和车门一起向她摔来，林妹妹本能地一让，他气什么？

“妈妈，我想去某全球性的报社打打临工，好不好？”第二天，林妹妹起得极早，乖巧地在厨房中帮着做早餐。

方宛青正在盛稀饭，不小心，手被烫了下，“你被周刊炒鱿鱼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去那儿工作比较高尚体面，还能学很多东西。”

“你会说几国语言？”

林妹妹识趣地保持沉默。

“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全球性的报社对记者的要求特高，不能犯一点儿差错，你是不会犯错的人吗？”

她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但小错偶尔为之。“妈妈，当我没说。”

“不要在外面听阵风，到家就给我吼成雨。”

“就是，人贵在自知之明。”帮腔的人是刚出卧室的林仁兄，脸上戴副大墨镜，头一仰，两臂抱在胸前，两条腿抖成什么似的。

方苑青眼里向来进不得一粒沙，她搁下烫碗，上前就要抢墨镜，“这一大清

早你给我装什么酷。我老实告诉你，你穿上龙袍也成不了太子。”

“方女士，今天可不是普通的日子，上午十点，天空会出现罕见的日食。戴上墨镜，可以方便观赏。”林仁兄死死地护住墨镜。

“现在几点？”

“嘿嘿，我这是试妆……妈，妹逃了！”

一口气跑到楼下，林妹妹才敢缓缓地呼吸。仰起头看天空，雪后开晴，阳光映着雪，雪衬着阳光，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寒风一样料峭，车流一样拥挤，树木一样萧瑟，行人一样面无表情，想着楚君威，心情一样的坏。

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远远地离开帝都，远远地避开这冰冷的天气，远远地逃开方宛青女士的河东狮吼，远远地……林妹妹很没出息地叹口气，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楚君威今天要拍一场湖边与女主邂逅的戏。导演让民工砸开了湖面上的冰，在湖畔铺上人造草坪、假的花树，有点像《天下无双》里梁朝伟和王菲拍的“桃花朵朵开”的一个场景。

配合场景，楚君威穿了一身休闲的装束，驼色毛衣、灰色长裤、浅色皮鞋，头发随意地梳向脑后，帅得冒泡，这是女助理形容的。

林妹妹看着他，握着相机的手直发抖。楚君威嘴唇紫了，脸色发青，是冻的。女主冻得笑像哭，偏偏还一直 NG。

导演快失去耐性了，讲话的语气重了起来，“你不要僵着脸，笑得自然点儿，趁现在阳光好，早点拍结束，大家就不要一起受冻了。”

楚君威抿着嘴，毫无怜香惜玉之意，不帮女主说一句话。林妹妹瞪了他一下，不知那群少奶、美女迷这个人哪一点，素质差到人神共愤。

“我……也想，可是嘴巴就是张……不开。”女主委屈地扁嘴，眼泪流了出来，精致的妆一下花了。

导演气得摔开剧本，当场暴走。

刚刚还好好的太阳忽然暗淡了下来，光线越来越暗，像是为了回应导演的心情。

“上帝，不会是日全食吧！”有人叫了一声。

太阳不是被云层遮住，眯着眼细细地看，是少了一轮，慢慢更多。一会儿工夫，天地间已经半明半暗。

“对，就是日全食。”人群开始惊呼起来。

一脸沮丧的导演来了劲儿，激动地把摄像机对准天空，人群围了过去，在镜

头里看比肉眼直视舒服多了。

林妹妹没见过日全食，兴奋地睁大眼，有点好奇又有点害怕。

“挤什么？”林妹妹不小心踩着谁脚，被人愤怒地推搡了一把，她扭过头。单薄的白光里，她看到楚君威眼中冷酷的星芒。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正好踩到刚刚砸下的冰，脚下猛地一滑，身子站立不住，往后跌去。求生的欲望让她忘记了恐惧，勇敢地想抓住离她最近的楚君威。

楚君威轻轻地避开，俊美的面容微微痉挛，像是无限期待、无限激动、无限渴望，所有的情绪都挤在了一块，争先恐后，不知如何表达。

在入水的前一秒，林妹妹认命地闭上了眼睛：唉，所遇非人呀！

第二章 孤梦



马蹄嗒嗒，水流潺潺，轻风习习……

林妹妹惬意地睁开眼，满天繁星，一轮皓月，天青得像丝绸一般。微微一嗅鼻，空气里有花草和树木的清香，还有湿润的水汽。她眨了眨眼，慢慢坐起，借着月光看到这是在一个湖边，湖水在月光下泛着鳞波，眼前是块广阔的草地，远处影影绰绰的，是起伏的山峦。

“导演换场景了？”林妹妹的心瞬间漏跳了半拍。楚君威那群人呢？采访包和相机呢？她慌乱地寻找，一扭头，不慎撞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吃痛地看过去，“啊”地惊呼出声。

草丛间，一个硕大的紫檀棺木映着月华，阴森森得令人汗毛直竖。

现代戏里有棺木？不对，这是个梦，一定是！她用力地闭上眼，再次躺了下来，梦中，依稀马蹄声越来越近，眼睛感到一丝光亮在向这边移动。

“将军，棺木在那边！”有个人压着嗓音，气喘不定。

有人叫“将军”，看来是古装戏，她没做梦，是跑进人家的外景中了？林妹妹迅速地滚向湖边的草丛，屏息，怕挡了人家的镜头。

硕大的棺木里发出“咯”的一声轻响，黑漆漆的棺盖缓缓向上掀了开来——宁静的夜色中，这声响虽然轻微，却已足够夺人心神。

林妹妹偏偏在这时睁开眼睛，正巧看到一幅骇人的景象——一双莹白如玉的纤纤玉手，缓缓从棺中伸出。

每根头发丝都直直地竖了起来，林妹妹捂住嘴巴，身子抖得旁边的草丛都跟着颤动。

棺盖越升越高……接着出现的，是一缕如云的秀发，然后是一张绝丽的面庞，趴在棺盖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夫人！”几匹马来到棺木前，一个身着黑色长衫的高大男子跳下马来。老天，